

卷一 三皇五帝三王類
伏羲類 黃帝類

卷二 堯類 舜類

卷三 堯舜禹湯文武類
三代類 禹類 湯類

卷四 文王類 武王類

卷五 五霸類 春秋類 戰國類 秦類

卷六 漢高祖唐太宗類 漢文帝類

卷七 東漢類 漢光武類 蜀先主類 晉元帝類
東西魏類 唐中宗類 唐憲宗類 唐文宗類

卷八 二帝臣類 殷臣類

卷九 周臣類 春秋臣類 戰國臣類 兩漢臣類
三國臣類 東晉臣類 五代臣類

卷十 孔子 孔門高弟

經濟文衡之

後集乙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目錄

〔後集〕

○卷之一

三皇五帝三王類

論三皇五帝三代之號

論民生初便有禮義之實

伏羲類

論伏羲畫卦之義

再論伏羲畫卦之義

黃帝類

論黃帝方術之書

○卷之二

堯類

論欽是堯典第一義
論堯克明俊德之義

舜類

辯蘇子舜紀所論三事

論大舜親愛之義

論舜德盛才高

論舜察言用中之義

○卷之三

堯舜禹湯文武類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
論堯湯水旱之變

論舜湯武性反之義

三代類

論三代古今因革之道

禹類

論夏禹與子之義

湯類

論成湯盤銘之義

○卷之四

文王類

論文王聖德日新之效

論文王敬止之義

論文王望道未見之義

武王類

論武王封康叔之辭

文武類

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卷之五

五霸類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論五霸假仁之說

再論五霸假仁之說

論霸者刑政德禮之事

春秋類

論衛蒯聵父子之義

論楚越吳相破之由

戰國類

論孟子答伐燕之言

秦類

論六國當強自治之策

○卷之六

漢高祖唐太宗類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

論漢祖唐宗之起不同

漢文帝類

論文帝除田租之令

漢景帝類

論文帝教景帝術數之失

○卷之七

東漢類

論東漢黨錮之禍

漢光武類

論光武不當為成哀立廟

論光武激厲士夫以廉耻

蜀先主類

論先主不知權

晉元帝類

論晉元帝無意中原

東西魏類

論東西魏之分

唐中宗類

論武后中宗難處之義

論五王立中宗

唐憲宗類

論憲宗平淮蔡之功

唐文宗類

論文宗維州牛李之事

○卷之八

二帝臣類

論臯陶士師之職

殷臣類

論伊尹樂堯舜之道 論傳說說命之文

論孟子商有三仁之言

周臣類

論泰伯三讓之義

論泰伯雖變而不失正

論泰伯即夷齊之心

論伯夷叔齊之心

論夷齊天倫父命之別

再論夷齊天倫父命之別

論夷齊讓國諫伐二事

論周公東征之義

論周公告召公之意

○卷之九

春秋臣類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再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論管仲小哉之器

戰國臣類

論樂毅代齊之師

論藺相如全璧制秦之勇

兩漢臣類

論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

論張良全是術數

三國臣類

論孔明招徠降附之略

論孔明善及子孫之報

論武侯知義利大分

論武侯與管仲之心不同

東晉臣類

論王導謝安清虛

五代臣類

論馮道鄉原之賊

○卷之十

孔子類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論仲尼焉學之義

論聖門成人之說 論孔門教人之序

論聖門精義之學 論聖人道體渾全之義

論聖門入道之功

孔門高弟

論曾點言志之義 再論曾點言志之義

論曾點詠歸意思

論曾點漆雕開不相上下

論顏子造道之妙 論曾子易簣之義

論曾點漆雕開子路異同

論顏子學力之得處 論顏子不改其樂

論顏子得似夫子否 論子路結纓之義

論子思喫緊為人處

○卷之十一

孔孟類

論孔孟相傳之道 論孔孟言仁之功

論孔孟所處之異

孟子類

論孟子辭齊王之召 論孟子言去就之義

論孟子絕陳仲子之意

辯李氏論孟子不能尊周

再辯孟子不尊周之說

辯李氏謂孟子以權誘諸侯

論孟子闢異端之功 論孟子才高無據

○卷之十二

諸子類

論老子不爭之道 論老子不似鄉原

論老子孟子之體用 觀列子偶書

論莊老學術之偏 論莊子言善惡之非

論荀楊立說之偏 論漢儒訓詁之學

論楊子事莽之罪

論楊雄韓愈文中子優劣

論仲舒子雲仲淹退之優劣

論文中子好名欲速之心

○卷之十三

儒釋類

論釋氏異端之非

論釋氏不見心與法之失

論釋氏與聖學不同 論儒釋正邪之異

論儒釋似是而非 論儒釋所見之異

論性命之理只在日用

老釋類

論老釋體用之異

楊墨類

論墨氏兼愛之病 論異端害正之弊

論楊墨皆是邪說

○卷之十四

聖宋諸臣類

論韓富王韓拜相先後

論韓魏公勇於立事 論呂汲公溺佛老之學

論范忠宣救蔡確之事

論荆公所學之偏 論荆公新法之失

論荆公得君之故 論荆公欲富國強兵

論荆公東坡之學 論王蘇歐馬之學

再論兩蘇王氏之學 再論蘇氏學術之失

論蘇氏與吾道不合 論東坡議論之實

論湖學之盛甲東南 再答湖學本末之說

○卷之十五

濂溪二程類

論濂溪默契道體之妙

論濂溪程張之學 論周程邵氏之學

論明道是不違仁影子

論二程所處不同 論二程言性不同

論程子格物之說
論程子得聖人之心
論源錄說
論編次程子遺書

程門高弟類

論謝楊學力天資之異

論劉李游楊學力所到

論上蔡學詩之說
再答別紙

論天授未得為伊川門人

論侯師正疎略之失

論公不為程門弟子之說

○卷之十六

中興諸臣類

論張趙相與始末
論張趙優劣之異

論元城了翁之剛
論胡文定春秋

論胡致堂人物之偉
論東萊博雜處用功

論陸氏學術之偏
論象山梭山之學

論近世詭經誣聖之非

○卷之十七

六經類

論先儒經解之遺
論秦漢諸儒解釋文義
論漢儒最善說經
論六經不可求奇

易類

論聖人作易本意
論卦爻本為卜筮而作
論學者看易之法
論乾大有二卦
論乾卦四德之義
元亨利貞說
論聖人畫卦次第
論大易奇拗之說
論大易寂感之說
論易卦當暮之義
論作卦次序之義
論易兼指動靜之義

論易流行變動之體
記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說

○卷之十八

書類

論禹貢九江之說
考定武成次序
論古今書文之疑
論堯典述事之旨
論漢儒洪範五行傳
論尚書贖刑之說

詩類

論詩序雅鄭之說
論樂為詩而作之義

論詩人頌君之義

論先儒說詩之義

論風雅升降之義

論柏舟詩解之疑

○卷之十九

禮記類

禮記序說

樂記動靜欲說

論禮運五帝三代之說

論周禮三德之說

論周禮冢官之職

春秋類

論春秋正朔事

論伊川春秋之傳

論小國自貶其爵之義

論春秋先後之學

論春秋講貫之旨

儀禮類

論刊弟子職女誡傳

論修正儀禮之書

論儀禮附記之義

孝經類

論孝經疑誤之多

○卷之二十

四書類

論四書學問根本

論四書先後之序

大學類

論大學教人之法

中庸類

中庸首章說

論中庸首章之旨

論天命謂性之說

論脩道謂教之說

論道不可離之說

論不睹不聞之說

論君子謹獨之義

論喜怒未發已發之義

論中庸中和之義

論致中和天地位之義

論哀公問政及費隱二說

○卷之二十一

論語類

論語課會說

癸巳論語說

○卷之二十二

孟子說

論孔子集大成之說

論形色天性聖神之說

論性善之說

論夜氣不足以存之說

論盡心知性知天之說

論存心養性之說

論歿壽不貳之說

論告子不得於言之說

論告子不得於心之說

論可欲之謂善之說

論北宮黝孟施舍之勇

論孟子窮理集義之學

論盡心說

論綱領諸說之要

○卷之二十三

史說類

論近世讀史之失

論史記漢史通鑑之疑

論史記數事不足信

通鑑綱目類

論綱目書法之例

論綱目書楊雄荀彧之法

文集類

論文字疑誤正當

論程集中所言三事

論文詞去取之義

論作文之法

論文詞要達意

論文字當自學問中出

詩詞類

論詩詞非切已事

論古今詩有三等

論詩體平淡之事

○卷之二十四

正朔類

論春秋書正之義

論三代正朔之義

正統類

論正統無統之說

三統類

論三統五行五運之說

論三正即十二會之說

論邵子經世之說

年號類

論古今年有無之異

論擬年號之義

地理類

九江彭蠡辯

論周公定豫州之中

論古今地理廣狹之異

潮汐類

論潮汐進退之義

○卷之二十五

井田類

井田類說

論井田車賦之制

論田賦出乘之義

論鄉遂出兵之數

論市廛不征之制

貢助徹類

論三代貢助徹之異

阡陌類

論秦人阡陌之制

文衡後集目錄終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一

後集

○三皇五帝三王類

論三皇五帝三代之號

文集尚書說

此段係依孔安國序書之說

三皇

伏羲風姓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神農炎帝也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也姬姓以土德王一號有熊氏已

上謂之三皇

少昊金天氏已姓黃帝之子以金德王

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也

黃帝之曾孫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帝
嚳之子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以火
德王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以土
德王已上謂之五帝夏禹有天下之號也以金德王
商湯有天下之號也亦號殷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
有天下之號也以木德王已上謂之三代

又據語錄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
是曰無理會處當且依安國之說五峰以為天皇
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無高辛

顓頊之號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且如歐陽公論
泰誓篇文王未嘗稱王固是好但尚書中說惟九
年大統未集不知當自甚年筭起且如武王初伐
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
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緣未即位之前便書為王耶
論生民便有禮義之實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之言未知道體

夫民生之初固未始有禮義之文也然自其相生養

而有父子則知有相愛之恩矣自其相保聚而有君臣則知有相敬之義矣是則禮義之實豈可謂之無哉今日民生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一也

父子言義君臣言禮亦非是今似此等處多皆不暇辨也

夫人惟其本有禮義之心也是以

人心本有

凡所作為有所準則而知其安與不安所謂民之秉

禮義之實

彝好是懿德者也今日無禮義矣則觸情而行從欲

而動乃其當然無所不可而又謂其戚然有所不寧

而欲反求諸心以得所安則未知其何所準則而知

之也此其不知道體之言二也且人心固有禮義之

聖人當君

實矣然非有聖人全體此心以當君師之寄因其有

師之寄

是實者而品節之則禮義之文亦何自而能立其品

節之也雖非強之以其所不欲然亦非苟徇其私意

之所便也今味蘇子之言乃若以為天下之人自能

為禮而無待於聖人又以為人之為禮但求以即其

所安而不論其所安之準則則其末流之弊將反有

至於裸程踞肆而後已者此又其不達事理之言也

○伏羲類

論伏羲畫卦之義

周易啓蒙

此段謂包犧畫卦非獨以河圖而作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傳

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

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

俯察遠取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

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

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

伏羲畫卦所取如此

世儒於此或不察

也兩儀固太極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

極而四象又為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

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

于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

出於人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

然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為於其間也程子所謂

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

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

以為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

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著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再論伏羲畫卦之義

答郭冲敏

此段謂易有太極而下四句是孔子發明伏羲畫卦形體次第最為急切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竊

謂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

康節明道

最為急切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知之

為能知之

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

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

之有榦榦之有枝愈大而愈小愈細而愈繁而明道

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

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

儀者陰陽奇偶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含六二含

七三含八四含九洛書之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

含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

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

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

六七
八九
之數

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二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乾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離生一陰則為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為三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河圖洛書其竊以大傳之文詳

河圖洛書皆聖人所取

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
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
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於前段
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
不可誣者恐不得以其出於緯書而畧之也

○黃帝類

論黃帝方術之書

文集古史餘篇

此段謂蘇子之言為非

聖人聰明神聖無不周知

黃帝紀云其師岐伯明於方術之言醫者宗焉然黃
帝之書戰國之間猶存其言與老子相出入以無為
宗其設於世者與時俯仰皆其見於外者也予謂此
言尤害於理竊意黃帝聰明神聖得之於天其於天
下之理無所不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上而天地陰

蘇子乃謂與老子相出入

陽造化發育之原下而保神練氣愈疾引年之術以
至其間庶物萬事之理巨細精粗莫不洞然於胷次
是以其言有及之者而世之言此因自託焉以信其
說於後世至於戰國之時方術之士遂筆之書以相

非是其言

傳授如列子之所引與夫素問握竒之屬蓋必有粗
得其遺言之彷彿者如許行所道神農之言耳周官
外史所掌三皇五帝之書恐不但若此而已也今蘇
子乃獨指其與老子相出入者爲黃帝之本真而其
前所叙載制作征誅開物成務之大法下至醫方灸
刺之屬皆以爲設於世見於外而與時俯仰者則是
聖人之内外心跡判然兩途而其文章事業之見於
世者皆不出於其中心之實然矣而可乎哉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一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後集

○堯類

論欽是堯典第一義

文集尚書說

此段歷述堯典篇首數句之旨

堯唐帝名說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
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
爲常法故又訓爲常也曰粵越通曰若者發語辭古
人文字中多用之周書所謂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

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
 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孟子言
 放于四海是也勲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
 欽恭敬也明聰明也敬為體而明為用也文文章也
 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之貌
 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
 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
 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
 能讓也允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信其德之

聖人
 德性
 之美
 出於
 自然

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勲者總言堯之
 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
 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其勲之
 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帝王之德
 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之以欽
 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
 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又據語錄答葉賀孫云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
 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文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

聖人莫不本於敬

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人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之事無小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論堯克明峻德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謂帝典專言成德之事

帝典專言成德之事

曰克明峻德何也曰言堯能明其大德也曰是三者固皆自明之事也然其言之亦有序乎曰康誥通言明德而已太甲則明天之未始不為人而人之未始不為天也帝典專言成德之事而極其大焉其言之淺深亦略有序云

○舜類

辯蘇子舜紀所論三事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歷論蘇子之言為非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以該卞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塚則又明其實有是人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爾不必深辯瞽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

聖人之心
純然無欲

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純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

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
 之所欲而又何耻焉唯不避而疆取之乃為逆偃然
 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
 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逆避是以其言反
 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
 不以為疑今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不能無惑於其
 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
 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
 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

當行而行

當止而止

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
 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
 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
 亦誤矣

論大舜親愛之義

答何叔京

此段謂兄弟之愛豈有終志之理

象憂喜亦憂喜此義集解之說初若不明及細玩之
 則詞不逮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舜喜象之來非不

兄弟之親天理人倫

知其將殺已但舜之心見其憂則亦憂見其喜則亦喜今見其喜而來故亦為之喜蓋雖明知彼之將殺已而自我觀之則吾弟耳兄弟之愛終豈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聞之師曰兄弟之親天理人倫蓋有本然之愛矣雖有不令之人傲狠鬪鬪於其間而親愛之本心則有不可得而磨滅者惟聖人盡性故能全體此理雖遭橫逆之變幾殺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搖動伊川先生所謂云云正謂此耳

論舜德盛才高

語錄

此段謂聖人作處自別

聖人作處自別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四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故書稱乃言底可績

論舜察言用中之義

中庸章句釋

此段專美舜有不自用之智

通言
既察
無遺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通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又據答南軒云通言淺深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

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通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聖人曰：君子居則觀象於天，而象於地，動則觀象於星，而象於水。自是而下，至於五帝三王，莫不祖述堯舜，而憲法於此。故君子居則觀象於天，而象於地，動則觀象於星，而象於水。自是而下，至於五帝三王，莫不祖述堯舜，而憲法於此。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三

後集

○堯舜禹湯文武類

論堯舜禹相傳之旨

答陳同父

此段專謂聖人教人必欲盡去人欲而全

天理

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

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其所異亦未有甚於此

有是人則有是心

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法固無

此先生之說

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泯卽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卽是有時而廢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若論其本然之妙則惟其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人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

此書王之學

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爲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者旣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也曾子之所以傳

此聖賢之

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其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為天下雖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歿而世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

後世利欲之私

利欲之私也

論堯湯水旱之變

答胡季隨

此段因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

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常也堯湯之事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於裁成輔相正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自一事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

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到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只是說得前一截却要準抑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論舜湯武性反之義

答劉季章

此段謂舜與武王不待論湯武至與未至恐須有別

問未盡善也注云舜之德性之也武王之德反之也故其實有不同者其竊謂反之雖異於性之然其至焉則一而已使武王於反之之後猶有未盡查澤至於感格發露著于樂聲則其所反之工夫必有未盡之處矣曰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此等處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今但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其樂而後知之也

○三代類

論三代古今因革之道

文集古史餘篇

此段謂聖人能察因革之理是以傳之無弊

若夫古今之變極而必反如晝夜之相生寒暑之相代乃理之當然非人力之可為者也是以三代相承有相因襲而不得變者有相損益而不可常者然亦聖人能察唯聖人為能察其理之所在而因革之是以人綱人內革之理

紀得以傳之百世而無弊不然則亦將因其既極而橫潰四出要以趨其勢之所便而其所變之善惡則有不可知者矣若周之衰文極而弊此當變之時也而聖王不作莫有能變周因夏救僊以忠如孔子董生太史之言者是以文日益勝禮日益繁使常人之情有所不能堪者於是始違則作為以赴之至於久而不堪之甚則遂厭倦簡忽而有橫潰四出之患若秦之掃除二帝三王之迹而專為自恣苟簡之治以至於今遂有如蘇子所謂冠婚喪祭不為之禮墓祭秦專為苟簡之治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者正坐此也而蘇子固謂生民
以來天下未嘗一日不趨於文即是所謂禮俗之變
唯衆人之所自爲而聖人之通其變者無所與於其
間也且曰日趨於文矣又安有秦之苟簡與今之無
禮如蘇子之所病而秦之苟簡與今之無禮又豈爲
治者真有革薄從忠之意而故爲不文以從唐虞夏
商之質如彼之所譏者耶其言反覆自相矛盾此又
不察時變不審物情之甚者也然則有聖賢出而欲
爲今日之禮者宜柰何曰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

韶舞此吾夫子之言萬世不易之通法也今以繼周
而言則固當救之以忠更以適時而慮亦恐其未能
遽及夫文也亦曰躬行以率之講學以開之厚其實
而粗品節之使其文雖未備而不至於鄙野大綱略
舉而不至於難行則亦庶乎其有移風易俗之漸矣
○禹類

論夏禹與子之義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專以蘇史之言爲非是

夏紀與賢與子之論孟子言之盡矣彼以好異期聖人者固妄而謂聖人畏天下後世喜名失實之弊而後不敢與賢以為異至累數十百言以辯之者亦淺乎其知聖人矣序文所謂水寒火熱騶虞竊脂者又安在哉序言古之帝王皆聖人也其於為善如水之必寒火之必熱其於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非近世論者所能及且於篇首即以苟字為言則為簡慢徇情之意勝又以不求為異為主則其同流合汙之願深大抵不知天命人心為義理本原

蘇子不知天命人心之正理

之正而橫斜曲直唯其意之所欲此則蘇氏膏肓沉痾之疾凡其父子兄弟少日之言若此類者不可勝數而少公資稟稍為靜厚故其晚歲粗知省悟而意聖賢之心不徒若是其卑也是以特序此書以救前失然舊習已安未能猝拔其本原綱領終未明了故其平日之邪論乘間竊發而一時正見之暫明者不足以勝之也若長公之志林則終身不能有以少變於其舊又不逮其弟遠矣

○湯類

論成湯盤銘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專論湯德日新之功

聖賢無時不謹

或問盤之有銘何也曰盤者常用之器銘者自警之辭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有所怠忽而或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曰然則沐浴之盤而其所刻之辭如此何也曰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

日新之功無少間斷

猶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汚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汚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汚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

浴使其疏滄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染之汚也昔成湯之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德者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有曰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實至於所謂聖教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三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四

後集

○文王類

論文王聖德日新之效

大學或問

此段因問周邦惟新之命而言文王新德之功

曰詩之言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何也曰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于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

經義文衡 卷四
君德既新 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君德既新則民
民德必新 德必新民德既新則天命之新亦不旋日矣

論文王敬止之義

大學或問

此段謂聖人之心無一毫之蔽故連續光
明自無不敬

曰引文王之詩而繼以君臣父子與國人交之所止
何也曰此因聖人之止以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

天理人倫之極致

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
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
人子則其所當止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
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
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
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
所止惟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
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

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使其連續光明無少間斷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

論文王望道未見之義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下

此段謂孟子此句是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

文王之純亦不已如是

望道而未之見古人多通用此句與上文視民如傷為對孟子之意曰文王保民之至而視之猶如傷體道之極而望之猶如未之見其純亦不已如是愚意謂然不審隱之以為如何

○武王類

論武王封康叔之辭

大學或問

此段謂康誥是武王之書

曰康誥之言作新民何也曰武王之封康叔也以商

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非是

之餘民染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而告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吾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蓋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見然非此書大義所關故不暇致詳當別為讀者言之爾

○文武類

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陳安卿 淳

此段謂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問曰泰伯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嘗因是而推設使文王當武王之時則革命之事亦為之否乎武王處文王之地則事商之禮亦如文王否乎竊恐此處皆繫乎天不由乎人使天果欲有為則亦不容文王不欲為天果未欲有為則亦不容

聖人之心

如衡之平

武王必欲為聖人之心廓然大公如衡之平彼此
 一無所偏惟其來而順權以應之耳初何容心預
 安排指擬於其間文王武王易地則皆然不審是
 否 此非本章正義但欲因事變以觀聖人心耳張
 氏謂一日天命未絕則為君當日天命絕則為獨
 夫天命絕否視之人情而已不審一夫之心未解
 還得為天命猶未絕否抑許大公天下之命豈偏
 在一夫上到此則聖人用權之地惟幾微義精者
 乃可以決之自不容以常法論也

文公答曰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
 然無心於天下歛然終守臣節即三分之二亦不當
 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
 馬肝未為不知味也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范伯崇

此段謂文王惟知以臣事君武王是應天
 順人

文王惟知

嘗謂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

以臣事君

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來書云云固不多爭但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伯術之所

武王不得
不順
天應
人

須見得聖

以分其端特在於此耳來書以謂文武之心初無異旨固是如此但恐此處不分明即所謂無異旨者乃是一時差却耳孟子論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此亦止為齊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武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而武王見商人之悅而歸已而遂往取之也如言仲尼不有天下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豈益伊尹周公仲尼皆有有天下之願而以無天子薦之與天意未有所廢而不得乎直是論其理如

人之

此耳凡此類皆須研窮體味見得聖人之心脫落自在無絲毫惹絆處方見義理之精微於日用中自然得力所謂知至而意誠也蓋幾微之間衆理昭晰雖欲自欺而不可得矣至此方可說言外見意得意忘言不然止是鑽故紙耳

再論文武事商伐商之義

答徐元聘

此段謂文武之心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文武之心未嘗不同

文王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改文王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四

後集

不同
未嘗
文先

亦豈野而賴若以此具文先之以未嘗不同習無味
爾十二三年條惡不效天命已殊限盟率之事文王
命未效文王際命以三合文二而期率條對文王未
效已效有蕭然天與大德未集之謂曰條惡未盛天
文王無功條文公而天與之入報之其美必藉條而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五

後集

○五霸類

論五霸假仁之說

文集讀余隱之辯溫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五霸於仁義亦彼善於此之謂

困知
勉行
七十
子之
事

隱之以五霸為困知勉行者愚謂此七十子之事非
五霸所及也假之之情與勉行固異而彼於仁義亦
習聞其號云爾豈真知之者哉溫公云假者文具而
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况

於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非其有也愚謂當時諸侯之於仁義文實俱喪惟五霸能具其大耳亦彼善於此之謂也又有大國資強輔因竊仁義之號以令諸侯則孰敢不從之也哉使其有王者作而以仁義之實施焉則燭火之光其息久矣孟子謂久假不歸烏知其非有正謂當時之人不能察其假之之情而遂以爲真有之耳此正溫公所惑而反以病孟子不亦誤哉

再論五霸假仁之說

答蔡西山

此段謂孟子非予五霸之辭

孟子非予五霸之辭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霸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僞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予五霸之辭也煩爲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看如何今日因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地了却舉起一看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

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說也

論霸者刑政德禮之事

答葉賀孫

此段謂霸者只是借德禮之名

或問侯氏云政刑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
事問威文亦須有德禮如左傳所云曰他只是借德
禮之名如大蒐以示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
以示之義也那曾有躬行德禮之實正是有所為而
為之也聖人只見得自家合着恁地躬行那時臨時
只是有所為而為

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曾出於誠心只
是因董公說分明這些欺天下看他本意也只要項
羽殺了他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

○春秋類

論衛蒯聵父子之義

答危伯崇

此段謂衛輒之心但當以父子之親為大
蒯聵父子之事其進退可否只看輒之心如何爾若
輒有拒父之心則固無可論若有避父之心則衛之

不可有毫髮私意

臣子以君臣之義當拒蒯瞶而輔之若其必辭則請命而更立君可矣試或輒賢而國人不聽其去則為輒者又當權輕重而處之使君臣父子之間道並行而不相悖亦必有道苟不能然則逃之而已矣義至於此已極精微但不可有毫髮私意於其間耳來喻以謂蒯瞶之來諸大夫當身任其責請命于天子而以逆命討之是矣已嘗有天子之命而蒯瞶違之則不請命亦可但又云輒不與謀其事避位而聽於天子則恐不免有假手於大夫以拒父而陰幸天子之

與已之心焉掩耳盜鐘為罪愈大

許多私意都在

是免得自家犯于情理尤不好也

又云遽然與師以

勝其父於人子之心安乎自衛國言之則與師以拒父得罪於先君而不當立之世子義也自輒言之則其已不與謀而聽大夫之所為請命於天子而討之亦何心哉來意本欲臣子之義兩得立意甚善但推而言之便有此病似是於輒之處心緊要處看得未甚洒落所以如此孟子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者此也故愚竊謂輒之心但當見父子之親為大

臣子之義兩得

而不可一日立乎其位自始至終自表至裏只是一箇逃而去之便無事都不見其他方是直截

論楚越吳相破之由

答葉賀孫

此段謂楚地最廣皆越之部落散在諸處越棲會稽本在平江楚破越史記其種散落故後號為百越此間處處有之山上多有小小城郭故壘皆是諸越舊都邑也春秋末楚地最廣蓋自初間并吞諸蠻而有其地如淮南之舒宿亳之蓼皆是初間若

吳破楚時闔閭夫差皆蠻夷中之豪傑

不得齊威管仲看他氣勢定是并吞周室以此觀之孔子稱管仲之功豈溢美哉吳所以得破楚也是楚平以後日就衰削又恰限使得伍子胥如此先又有申公巫臣往吳教之射御戰陳兩人所以不向齊晉那邊去也是見得齊魯都破壞了兼那時如闔閭夫差勾踐幾人皆是蠻夷中之豪傑今浙間是甌越地平曠閩廣多東越地狹多阻南豐送李柳州謂柳為南越史記南越居南海番禺

○戰國類

論孟子答伐燕之言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上

此段謂孟子之言惟決於燕民之悅與否而已

沈同之問以燕故孟子對不齊及

聖賢之心如明鏡止水來者照之然亦照其面我者而已矣固不能探其背而還照之也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而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之所宜知也惟不以公而問齊故齊之不可伐孟子之所不宜對也温公疑孟子坐視齊伐燕而

不諫隱之以為孟子恐不免貽禍故不諫温公之疑固未當而隱之又大失之觀孟子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然燕之可取不可取惟決於民之悅否而已使齊能誅其君弔其民拯之於水火之中則烏乎而不可取哉

○秦類

論六國當強自治之策

文集古史餘論

此段謂蘇子論戰國及秦皆善但為六國

之計未當

蘇子論戰國之勢以為當是之時雖有威文之君假
 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有所不行必得至誠之
 君子自脩而不爭如商周之先王庶幾可以服之其
 為秦計則曰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
 來天下之民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誰與共守此其言
 皆善矣其視史遷六國年表之云不啻美玉之視碔
 礪也然其為六國計但以齊魏之不受兵為驗則是
 不知文侯之時秦方以戎翟見擯於中國固未能窺

秦用
 遠交
 近攻
 之術

兵於山東君王后之時秦方用遠交近攻之術日以
 三晉荆楚為事故為二國者得以少安而無患若孝
 公商鞅之後始皇李斯之時如楚用子蘭齊用后勝
 召之會則會劫之朝則朝今日割五城明日獻十邑
 其事秦豈不甚謹而不爭哉而卒以危亡之不暇蘇
 子之策亦不足以支矣然則宜柰何曰其亦強於自
 治厚於養民博求聖賢之佐以自輔使德之修於已
 者秦一已百秦十已千固守四封交鄰以道使其勢
 出可以征而入可以守汲汲乎以一世生民塗炭陷

孟子告齊
梁之君本
末次第

溺為已任而不專以求利於吾國則亦庶乎其可也
若姑以自修者藉口而實專主于不爭以事秦吾恐
區區之杯水不足以救焦邑滅都之火而所謂不爭
者乃所以稔子蘭后勝之禍也彼孟子之所以告齊
梁之君者其本末次第之詳為何如其終也又未嘗
不以無敵於天下為效豈若蘇子苟簡備數之言而
已哉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五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六

後集

○漢高祖唐太宗類

論漢祖唐宗只是暗合於道

答陳同父

此段謂漢唐之君全體却只在利欲上

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
別但以儒者之學不傳而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轉相
授受之心不明於天下故漢唐之君雖或不能無暗
合之時而其全體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堯舜三

堯舜相傳之心法

代自堯舜三代漢祖唐宗自漢祖唐宗終不能合而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功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黜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跡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且如約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時功臣無不夷滅除亂之志

合善理者少不合者多

固善矣而不免竊取宮人私侍其父其他亂倫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蓋舉其始終而言其合於義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於義理者常小而不合者常大但後之觀者於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或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

再論古今漢唐之異

答陳同父

此段謂後世只是隨其分數多少以有所

立

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質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場中比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為聖人樣子不過如此則

三代做得盡漢唐做得不盡

管仲之功不過利欲之心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

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
 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
 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
 之金不惟費却閒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
 見有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
 待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
 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用
 心行事漢唐用心行事不能皆合理而巳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鑠淘擇

不盡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光明寶藏
 而奔走道路向鐵爐邊查礦中撥取零金不亦悞乎

論漢祖唐宗之起不同

答沈僩

此段謂高祖起自匹夫唐是為隋之官

漢高祖與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
 所以無愧唐却是為隋之官因其資而取之所以負
 愧也要之自秦漢而下須用作兩節看如太宗都莫
 看他初起一節只取他那邊濟世安民之志他這意

思又却多若要檢點他初起時事更不通看或曰若以義理看太宗更無三兩分人曰然

論漢文帝除田租之令

文集井田類說

此段謂漢收百一之稅逾足以優豪強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關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

漢代福分於豪強

仲舒言限民田

高祖初定

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

天下宜以口數占田為之科限

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
○漢景帝類

論文帝教景帝術數之失

答葉賀孫

此段謂文帝用晁錯教景帝術數卒啟七

國之變

文帝好用術數

黃老之術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等事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為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輔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看文景許多慈祥愷悌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則反不削亦反者是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六

後集

文帝景龍麟之臣外來小國之變表效一舉餘曠會文景
 于景龍為家令此節太子亦致學只大端亦嬖倖以
 藉之失王不博觀以山林等事猶具亦嬖倖此殊太
 黃武之術文帝節善用之收南越又限早稱早斷以
 國之變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七

後集

○東漢類

論東漢黨錮之禍

答劉子澄

此段謂建安後士夫不知有漢皆黨錮殺
 戮之禍毆之

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
 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
 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都是黨錮殺

戮之禍有以毆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
 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柄
 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
 其為非矣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
 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
 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
 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
 策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
 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

荀或為曹操之臣

邪說

橫流

甚於洪水猛獸

○漢光武類

論光武不當為成哀立廟

答何叔京

此段謂立伯升子以奉私廟之說為當

成哀以下為廟即陵

光武之事始者特疑其可以義起耳非以為正法當
 然也所論立伯升之子以奉私廟此最得之但成哀
 以下即陵為廟似已允當蓋彼皆致寇亡國之君又
 未嘗命光武以興復自不當更立廟於京師也如漢
 獻帝晉懷帝又不同蓋昭烈元帝嘗受二帝之命矣

漢獻

晉懷

此等事乃禮之變節須精於義理乃能於毫釐之間處之不差若只守常執一便不相應如温公伊川論濮園事之不同亦可見矣

論光武激厲士夫以廉耻

答葉賀孫

此段論漢興以寬厚致廢弛故光武又損

益其制

寬厚
易得
廢弛

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苛刻驕侈而損益其制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

光武
事權
歸上

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漢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耻

○蜀先主類

論先主不知權

答魏良齋 揆之

此段謂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其當

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其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也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

義取之乃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

非二物也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謫處其小者如躡

足之類其大則挾漢以為韓而終身不語人也若武

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

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

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間乘隙得為即為

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

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

○晉元帝類

武侯名義俱正

子房有微近謫處

論晉元帝無意中原

語錄

此段謂天人不隔絲毫

托言糧運不繼

晉元帝無意中原却托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

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

○東西魏類

論東西魏之分

答吳晦叔

此段謂左右大臣當思所以安國靖難

兩魏之分東則高歡西則宇文已非復有魏室矣當是之時見微之士固已不立乎其位不幸而立乎其位其賤者乎則亦去之可也其貴者乎則左右近臣從君於西左右大臣守國於東而皆必思所以為安國靖難興復當為長之計不濟則以死繼之而已此外復何策哉

○唐中宗類

論武后中宗難處之義

答葉賀孫

此段謂中宗拘於子無廢母之義

武后乃是武功臣之女合下便有無稽之心自為昭儀便鳩殺其子以傾主后中宗無罪而廢之則武后之罪已定只可便以此廢之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若吕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略故布置諸吕於諸軍平勃之成功也適值吕后病困故做得許多脚手平勃亦幸而成功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告乎宗廟社稷而誅之又云中宗決不敢為黜母之事然而并

吕后與高祖同起行伍識兵畧

中宗廢之又不得當時人心惟是見武后以非罪廢天子故疾之惟是見中宗以無罪被廢故願復之切若并中宗廢之又未知何以收拾人心這般處極難

論五王立中宗

答張南軒

此段謂立中宗亦是人望未絕

昨承晦諭五王之事以爲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曩可誅後患可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幽廢特以一言之失罪狀未著人望未絕觀一時

夏立宗室非所以順人

忠賢之心與其募兵北討之事及後來諸公說李多祚之語則是亦未遽爲獨夫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旦捨之而更立宗室恐反爲計較之私非所以順人心承天理而事亦未必可成也

○唐憲宗類

論憲宗平淮蔡之功

文集

此段謂憲宗見理明故能斷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

德宗以斷敗事

不是古人亦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其後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用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而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當時前後殊不濟事

○唐文宗類

論文宗維州牛李之事

答張敬夫

此段謂唐與牛李蓋皆失之

德裕之計不行亦不足恨

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與牛李蓋皆失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與戎盟及其犯約攻圍魯州又不能聲罪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罪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悉怛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僧孺固為大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唐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

牛論正而心則私李計譎而心則正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七

後集

此專指悉以類事其後謂俱亦豈矣若論所嘗
 之罪而受其殃且俱其善有但不可矣然豈其故可
 不謂其罪姪情然其障竟至此以始其夫豈其盟
 不味春姪之善而與夫盟又其外以文圖齊州又
 若孫州事俱亦嘗思之矣豈與半李蓋習夫之也夫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八

後集

○二帝臣類

論臯陶士師之職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孟子之言但設問耳非有是事也
 龜山先生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耳愚謂執
 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
 義見聖賢所處無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隱
 之之辯專以父子之道為言卻似實有此事於義未

瑩

○殷臣類

論伊尹樂堯舜之道

答竇從周

此段謂尹在莘郊必一一學來不是只耕鑿飲食過了

先生問如何是伊尹樂堯舜之道竇對以飢食渴飲鑿井耕田自有可樂曰龜山答胡文定書是如此說要之不然須是有所謂堯舜之道如書云人心惟危

堯舜之道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便是堯舜相傳之道如自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至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如欽明文思溫恭允塞之類伊尹在莘郊時須曾一一學來不是每日只耕鑿食飲過了

又據廖子晦問看伊尹升降之事亦是曾學兵法曰古人皆如此如東漢李膺為度遼將軍必是親履行陣

論傳說說命之文

答竇從周

此段謂說不曾讀書何以有三篇之文

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否曰不曾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後來乃能作股肱元首之歌便如顏子亦大段讀書其問為邦夫子告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顏子平時於四代禮樂夏小正之類須一一曾理會來古人詳於禮樂之事當時自有一種書後世不得而見如孟子載葛伯事以為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便是孟子時有此等書今書中只有葛伯仇

古人自有書一種今既亦有書亦須是讀

餉一句上古無書可讀今既有書亦須是讀此由博以反約之義也

論孟子商有三仁之言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下

此段謂聖人言仁則義在其中

隱之云三仁於大義有關此恐未然蓋三仁之事不期於同自靖以獻於先王而已以三仁之心行孟子之言孰曰不可然以其不期同也故不可以一方論之况聖人之言仁義未嘗備舉言仁則義在其中矣

三仁之事不期於同

今徒見其目之以仁而不及義遂以三子猶有偏焉
恐失之蔽也

論泰伯三讓之義

答黃直翁寅

此段謂泰伯之讓不失其正所以為時中之義

問曰程子曰三讓者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寅切意求之繼立以嫡聞父喪而奔身體不敢毀傷萬世之通義也泰伯胡為而不然耶蓋不立

者泰伯知王季之賢又有文王之聖必能基成王業從而讓之亦太王之志也不奔父喪非本心也奔則王季辭立矣太王欲立之而未有命王季必

為叔齊之事逃而適他國足矣必之荆蠻斷髮文

身而後已者蓋不示以不可立則心不安其位未定終無以仁天下繼父志而成其遠者大者也三者權也夫泰伯之讓上以繼太王之志下以成王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一身之私其事深遠民莫能測識而稱之茲其德所以無得而加

泰伯
辭立
無非
天下
之公

也

答曰此說亦是但以天下讓只依龜山說推本而言

泰伯示以之為是所云不示以不可立則王季之心不安而位

不可立正未定此意甚好非惟說得泰伯之心亦說得王季之

所以安王心也蘇子由云漢東海王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

季之心器以天下授玄宗皆兄弟終身無間言何必斷髮文

身若使王季之心如漢顯宗唐玄宗則此說可也若

有叔齊之心則不能一朝居矣王季之賢豈下叔齊

也哉然泰伯三讓而不失其正是乃所以為時中也

故夫子以至德稱之

論泰伯雖變而不失正

答東萊

此段謂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

用權然後得中泰伯夷齊事鄙意正如此蓋逃父非正但事須如此

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

為據便謂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

髮文身亦何害

論泰伯即夷齊之心

董銖錄

此段謂夷齊處君臣之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不可露形迹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誼但其間不無些小高下若如蘇氏用三五百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因

泰伯之心 即夷齊叩馬之心

泰伯與夷齊心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先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在此時去也

論伯夷叔齊之心

答王近思

此段謂求仁得仁便見聖賢之心

伯夷既長且賢其父無故舍之而立叔齊此必有故故蘇氏疑之觀子貢問怨乎之意似或有此意然不

求仁得仁

便無
怨處

必疑但看後來求仁得仁便無怨處則可以見聖賢之心便有甚死讐亦只如此消融了也

論夷齊天倫父命之別

答陳安卿 淳

此段謂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

問曰伯夷何以只知有父命而不知有天倫叔齊何以只知有天倫而不知有父命恐是在伯夷則其兄弟係於已而父命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父

命為尊而兄弟為卑在叔齊則其父子係於已而天倫係於公以二者權之則天倫為重而父子為輕否

夷齊
認得
利便
處

答曰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父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伯夷叔齊得之矣胡氏春秋後有謹始例說得好

再論伯夷天倫父命之別

同前

此段謂伯夷只得力辭而不管叔齊只得
力讓而不為

問曰來教論夷齊云云某詳此竊謂諸侯繼世襲

封所以為先君之嗣而爵位內必有所承上必有
所稟而大倫大義又不至於相悖端可以光付託
而無歉然後於國為正伯夷叔齊以天倫言之則
伯夷主器之嫡在法固當立然不得先君之命則
內無所承焉得嗣守宗廟而有國也以父命言之
則叔齊固有命矣然伯夷長也叔齊弟也叔齊之

伯夷以父命不敢受叔齊以天倫不敢受

德不越於伯夷其父乃舍嫡立少是一時溺愛之
私意非制命以天下之公義者也亂倫失正王法
所不與何可以聞于天子而撫國也此皆在已有
礙而不利便處此在伯夷所以不敢挾天倫自處
以壓父命之尊只得力辭而不受而決然不敢以
或受在叔齊所以不敢恃父一時之命以壓天倫
之重只得固讓而不為而決然不敢以或為此是
據其分之所當然以求即乎吾心之安蓋不如是
則於心終不安為伯夷者是不受之先君不受之

天王而受之於弟為叔齊者是成父之非命而干王法也豈得為受國之正乎

答曰此說得之但更看求仁而得仁處

論夷齊讓國諫伐之事

答南軒壬辰六月二十八日

此段謂夷齊二事未得為時中

先已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二事還相關否或謂先已讓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亦不待見牧野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

今又如此且若前日已曾如彼即今日更不得如此此與時中

之義不知又如何

論周公東征之義

答汪尚書

此段謂周公東征以身任天下之重

周公東征周公東征不必言用權自是王室至親與諸侯連衡乃是正義背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不救之理帥師征之乃是

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也若馬鄭以為東行避諂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可不辯而自明陳少

南於經旨多疎略不通檢點處極多不足據以為說
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謂身謀也為先王謀也以身
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

論周公告召公之義

答徐元聘

此段謂召公不說周公之留故周公告之
以此

召公不說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
老而當去故周公言二人不可不留之意曰嗚呼君

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國家

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於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
我民罔允違又歷道古今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
家之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憫于天越民
只此便見周公之心每讀至此未嘗不喟然太息也
試於此等處虚心求之如何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八

後集

只此則見周公之心無窮至此未嘗不覺然亦息也

案之率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詰予歸用闕于天茲月

以固其國又曰予不惠若茲多詰予歸用闕于天茲月

聖賢曰曰報非非亦不煩寧於上帝命與天茲會天茲茲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九

後集

○秦國臣類

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文集讀余隱之辯李公常語上

此段謂孔子於管仲但許其有仁者之功

夫子之於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節亦謂五霸

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與論桓公管仲之事

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當時王者不作中國衰夷狄

橫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許其有仁者之功亦

唐節謂五霸功首罪魁

學者規模自有定論

彼善於此而已至於語學者立心致道之際則其規模宏遠自有定論豈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為蓋亦有說矣李氏又有救鬪之說愚以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鬪而私其財以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雖小振而齊亦寢強矣夫豈誠心惻怛而救之哉孟子不與管仲或以是爾隱之以為小其不能相桓公以王於天下恐不然齊桓之時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為也孟子言以齊王猶反手自謂當年事勢且言已志非為管仲發也

再論夫子稱管仲之功

答潘恭叔 友恭

此段謂孔子不稱管仲之義而獨稱其功

管仲但以其功可取

孔子之於管仲不復論其所處之義而獨稱其所就之功蓋管仲之為人以義責之則有不可勝責者亦不可以復立於名教之中以功取之則其功所以及人者未可以遽貶而絕之也是以置其所不可勝責者而獨以其不可貶者稱之稱之固若與之而其所置而不論者又若將有時而論之也夫若將有時而

論之則其所以為存萬世之防者亦不可不謂之切
 至耳蓋聖人之心至明至公人之功罪得失固無所
 逃於其間而其抑揚取舍之際亦未嘗有所偏勝而
 相掩也非可與權者其孰能知之

又答連嵩卿云孔子許管仲以仁正以其功言之
 爾非以管仲為仁人也若其無功又何得為仁乎

論管仲小哉之器

答潘時舉

此段謂管仲只在功利上走施設不過如

此

問管仲以匡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莫大於此此其所以為小也
 先生曰必兼其上面兩句方見得他器小蓋奢而犯
 禮便是他裏面着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
 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
 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纔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
 人論王霸以為王者兼有天下霸者能率諸侯此以
 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匡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

些小功業便以自足

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爲王道惟其
撲諸侯以伐諸侯者皆假仁義以爲之欲其功盡歸
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齊而不
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
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纔
有一毫侈心便非正道便是霸道者之習此不可不
省察也

按林間一問管仲之器小集註云度量褊淺規模
卑狹只是一意否先生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有

意思因令座間各說其意董叔重云度量褊淺言
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
此器便小蓋不是從反身修德處做來故規摹亦
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

○戰國臣類

論樂毅伐齊之師

答黃義剛

此段謂樂毅只是因人怨潛王故能下齊
城

問樂毅伐齊王文中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亡二者之說孰是先生曰這只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校子細只緣田單會守故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潛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潛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了他底連忙發遣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何況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一城樂毅也自煞費氣力去取是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他

毅只是戰

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他不過如此舉措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輿發將去以此見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箇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無人奈得他何

論藺相如全壁制秦之勇

同前

此段謂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
恁地做

問藺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
謂賢矣但以某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頗之術待秦
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強今乃欲以匹
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鬪強秦若秦奮其虎狼之威
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先
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
此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

趙國相傳以此為堅

大槩與公說相似相如不合與爭那璧要之恁地說
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貴若當時驟
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皆以寶玉
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時秦也是
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地做若其
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如藺相如豈是孟浪
恁地做須是料度得那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
黃歇要取楚太子也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
曾做聲只恁休了

○西漢臣類

論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

語錄

此段謂子房之學是從黃老中來諸葛孔明學術亦甚雜然意思頗正大

為君報讐是資質好

問張子房諸葛孔明人品曰張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曰此又忒煞是黃老為君報讐此是他資

處

質好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從衡詭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諸葛孔明學術亦甚雜輔廣云他雖嘗學申韓却覺意思頗正大曰唐子西嘗說子房與孔明皆是好人才但其所學一則從黃老中來一則從申韓中來

論張良全是術數

語錄

此段謂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擒

此時了却項羽較易

問伊川龜山皆言張良有儒者氣象先生却以良為任術數曰全是術數問養虎自遺患等事切謂機不可失曰此時使了却項羽却較易些然項羽已是無能為終必就擒也

按先生通鑑綱目書云二世三年沛公得張良為廐將五年夏四月漢以蕭何為丞相遣張良歸韓西楚殺韓王成張良復歸漢

○三國臣類

論孔明招徠降附之略

答何叔京

此段謂孔明拔眾而歸非不肯徒還為常人之態

孔明非諱空手之謂

示喻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某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嚮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齧齧首事者墳墓矣拔眾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

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
肝腦塗地而莫之收者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
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
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畧恐未必
如明者之論也

又書云孔明失三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
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其心則豈有窮哉以
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
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
近功見小利詭衆而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
不肯棄民之意歟

論孔明善及子孫之報

同前

此段專非南軒爲是

武侯傳讀之如何更有可議處否問疑數條例小差
以書問之欽夫皆以爲然但其所傳未略載諸葛瞻
及子尚死節事以見善善及子孫之義欽夫却以爲
瞻任將相不能去黃不然以爲瞻任兼將相而不能早去黃皓又不能奉

身而去以冀其君之悟可謂不克肖矣此法甚嚴非慮所及也

又書云所喻孔明於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瞻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

論武侯知義利大分

答或人

此段謂孔明細微之間不能無未察處

武侯讀書獨觀大旨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麓者

論武侯與管仲之心不同

答葉賀孫

此段謂武侯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

問孔子所稱管仲奪伯氏邑沒齒無怨言此最難恐
 不但是威力做得曰固是雖然亦只是霸者事問武
 侯於廖立李平是如何曰看武侯事迹儘有駁雜去
 處然武侯事雖未純却是王者之心管仲連那心都
 不好程先生稱武侯有王佐之才亦即其心而言之
 事迹間有未純也然其要分兵致魏先主將一軍
 入斜谷關羽將荊州之眾北向宛洛則魏首尾必不

程先生稱武侯即其心言之

相應事必集矣蜀人材難得都是武侯逐旋招致許
 多人不似高祖光武雲合響應也

○東晉臣類

論王導謝安清虛

答黃義剛

此段謂謝安却有心中原王導都無取中
 原意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
 力量反做不成先生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

經涉文衡 後集卷九
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隨波逐流謝安却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都無取中原意此說亦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

○五代臣類

論馮道鄉原之賊

答張敬之

此段謂鄉原人皆稱之不知有無窮之禍問鄉原德之賊曰鄉原者爲他做得好人皆稱之不馮道知有無窮之禍如五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本朝范

鄉原質人謂其好宰相只是欠爲世宗一死耳如范質之徒却最敬馮道輩雖蘇子由議論亦未免此本朝忠義之風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來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九

後集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

後集

○孔子類

論孔子夷惠之清和

文集讀余隱之辯温公疑孟子上

隱之名
允文建

安人

此段謂温公之說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之也

觀吾夫子之行時乎清而清時乎和而和仕止久速當其可而已是乃所謂時中也是聖人之時者也詎

夫子一身兼二子之長

可與夷惠同日而語哉此不待別求左驗而是非乃明也姑即温公之所援以為說者論之固已曉然矣如温公之說豈非吾夫子一人之身而兼二子之長歟然則時乎清而非一於清矣是以清而不隘時乎和而非一於和矣是以和而未嘗不恭其曰聖之時有如四時之運温凉和燠各以其序非若伯夷之清則一於寒凉柳下惠之和則一於温燠而不能相通也以是言之則是温公之所援以為說者乃所以助孟子而非攻也又曰苟有心於制行至章末愚欲剛

去而易之曰使夷惠有心於制行則方且勉强修為之不暇而何以為聖人之清和也歟彼其清且和也蓋得於不思不勉之自然是以特立獨行終其身而不變此孟子所以直以為聖人而有同於孔子也又恐後之學者慕其清和而失之一偏於是立言以拯其末流之弊而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抑揚開示至深切矣亦何疑之有

論仲尼焉學之義

答林擇之 用中

此段謂文武之道是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

仲尼焉學舊來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

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

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矣但

向來貪說箇高低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

雖亦曲為之說然費氣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

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學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

是有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是近世博雅之

若論道體則不容如此立言此並

學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若遜辭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論聖門成人之說

答陳同甫

此段謂子路之問夫子亦就其所及告之

至於儒者成人之論專以儒者之學為出於子夏此

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

告之故曰亦可以為成人則非成人之至矣為子路

為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

子路子夏在學者各取其性

之近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模也

論孔門教人之序

答林退思

此段謂道體雖高且大而實未嘗不貫日用之間

學問全體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為卑近不過孝悌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不察察言言之也若其高第弟子多亦僅得其一體夫以夫子

之聖諸子之賢其於道之全體豈不能一言盡之以相授納而顧為是恂恂者以狹道之傳畫人之志何哉蓋所謂道之全體雖高且大而其實未嘗不貫乎日用細微切近之間苟悅其高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略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歧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故聖人之教循循有序不過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博之以文以開其講學之端約之以禮以嚴其踐履之實使之得寸則守其寸得尺則守其尺如是久之日滋月益然後道之全

聖人之言循循有序

體乃有所嚮望而漸可識有所循習而漸可能自是而往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而其所造之淺深所就之廣狹亦非可以必詣而預期也故夫子嘗以先難後獲爲仁又以先事後得爲崇德蓋於此小差則心失其正雖有鑽堅仰高之志而反爲謀利計功之私矣仁何自而得德何自而崇哉

論聖門精義之學

答江元適

此段謂聖門下學之序始於格物致知

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

曲折
纖悉
各有
次序

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潛玩屢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自畫而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自芽生長以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

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
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
精者精此而已矣
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
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
而用無不利也

論聖人道體渾全之義

答江元適 泳

此段謂聖人之學莫非大中至正之矩

精粗
隱顯聖人之學所以異乎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

體用
渾然

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

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

高明
中庸

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道之

實無
異體

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

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聖人丁

寧之意亦可見矣

聖門入道之功

陳文蔚錄

此段謂得入聖人之道皆有所見

或問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
曾子故不得而入也答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
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文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
也七十子之徒幾人入得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

會得一人理會不得者便是入得會不得者便是入

不得且孔子之教眾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

眾人自入不得多少分明

他人自不能入

○孔門高第類

論曾點言志之義

答廖子晦

此段謂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
之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便為至極

集註諸說已極

詳明

曾點一段集註中所引諸先生說已極詳明蓋以其
所見而言則自源徂流由本至末堯舜事業何難之

有若以事實言之則既日行有不捨便是曾點實未
做得又何疑哉聖人與之蓋取其所見之高所存之

廣耳非謂學問之道只到此處便是至極而無以加也

上蔡所記伊川先生與之答問天下何思何慮一段語意亦正類此見於外書可并檢者然則學者觀

學者見此當反

此要當反之於身須是見得曾點之所見存得曾點之所存而日用克己復禮之功却以顏子為師庶幾足目俱到無所欠闕橫渠先生所謂心要弘放文要密察亦謂此

論曾點言志之義

答林德久

此段謂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做得堯舜事業處

曾點氣象固從容洒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此

曾點氣象固是從容洒落然須見得它因甚到得如此始得若見得此意自然見得它做得堯舜事業處不可以一事言也行有不掩亦非言行背馳之謂但行不到所見處耳倚門而歌亦略見其狂處只此舍瑟言志處固是聖人所與然亦不害其為狂也過此流入老莊去矣

論曾點詠歸意思

潘時舉錄

此段謂曾點見處極高只是工夫疎略

恭父問曾點詠而歸意思如何曰曾點見處極高只

是工夫疎略他狂之病處易見却須要看他狂之好

處是如何緣他日用之間見得天理流行故他意思

日用之間見得天理

常恁地好只如暮春浴沂數句也只是略略地說將

過又曰曾點意思與莊周相似只是不至如此跌蕩

莊子見處亦高只是不合將來玩弄了

論曾點漆雕開不相上下

答曾擇之 祖道

此段謂二人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

所論曾點大意則然但謂漆雕開有經綸天下之志

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

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濶得處未至如曾點之從容

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以此見二人之

須就下學致知力行

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欲想像聖賢曾

處做工夫

襟洒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

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

論顏子造道之妙

答范伯崇

此段謂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

聖人教人不過博文約禮而學者所造自有淺深此
聖人喟然弗畔所不同也顏子見聖人接人處都
從根上發見橫渠所指是也餘人但能因聖人所示之方
本上博文以窮理約禮以脩身如此立得定則亦庶乎可
發見以不為外物誘怵異端遷惑矣自今觀之顏子地位
見處固未敢輕議只弗畔一節亦恐工夫未到此不

可容易看也

論曾子易簣之義

答王子合

此段謂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
言易之非大賢不能

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曾子亦汨然委順未足
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
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
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

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
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
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至善但謂曾子辭
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爲已甚而黽勉以受
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
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
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爲必將死而後
始爲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
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

曾子
平日
蓋欲
易之

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
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只在
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必以其受之爲合禮而可安
亦不必以爲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
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黽勉徇情安於僭禮必俟
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
此則聖賢臨死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
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
而不俟將死之日矣然就二說論之謂受簣合禮者

但失之輕易粗略考之不精而謂黽勉周旋者其巧
曲支離所以爲心術之害者甚大恐不止於此一事
要當推類究索按本塞源然後心得其正而可語聖
賢之學也

論曾點漆雕開子路異同

陳文蔚錄

此段謂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子路
只是些勇不曾去得

問程氏說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恐漆雕開見處未

子路
若達

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確實觀他吾斯之
未能信之語可見又問程氏言子路只是不達爲國

曾點
便是

以禮道理若達便是曾點氣象莫是子路無曾點從

氣象

容意思否曰子路見處極高只是有些麓緣他勇便

麓若不是勇又不曾變得如此快這勇却不曾去得

如人得這箇藥去病却不曾去得藥毒若去得盡卽

達爲國以禮道理顧文蔚日子路冉有公西華如何

文蔚曰只是小大不同曰二子終無子路所見問何

以驗之曰觀他平日可見

論顏子學力之得處

答廖子晦

此段謂欲罷不能顏子後來得力之效驗
高堅前後者顏子始時之所見也博文約禮者中間
用力之方也欲罷不能以後者後來得力之效驗也
中庸所謂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者正謂此博
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耳若能如此實用其力久之
自然見得此箇道理無處不在不是塊然徒守一物
而硬定差排喚作心性也

博文約禮工夫不可間斷

論顏子不改其樂

潘時舉錄

此段謂顏子元自有樂處

或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先生曰顏子私
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貧事元
自有箇樂始得

論顏子得似夫子否

葉賀孫錄

此段謂顏子資稟高故涵養易

恭父問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四代之禮樂不知顏子若得時行志做出來也得似夫子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否曰也須有這意思終勝似孟子正卿問顏子涵養之功多曾子省察之功多曰固不可如此說然顏子資稟極聰明凡是涵養得來都易如聞一知十如於吾言無所不說如亦足以發如問為邦一時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他大段了得看問為邦而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想是所謂夏時商輅周冕韶舞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

將許多大事分付與他

論子思喫緊為人處

答連高卿

此段謂子思孟子皆是喫緊為人處

於事物中指出此理

所論程先生鳶飛魚躍必有事焉之語元德往亦以為疑此乃為或問中舊說所誤今詳味之方見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以其於事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焉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綽提撕便是此理活潑潑地也非以其文義相似而引以為證也

今看中庸且看子思之意見得分明却將程先生所說影貼出便見所引孟子之說只是一意不可以其文字言語比類牽合而便為一說也

論子路結纓之義

答歐陽希遜 謙之

此段謂古人謹禮不以死生變易所守

易箚結纓者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

此是緊要處

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十

後集

前漢書

高帝紀

子欲其長不俚其味其味其味

不義後一不

於禮法不以死

禮不以死生變易所中



正